

不负光阴不负卿

外婆家有只木盆,用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好的柏木,做工精细,散发着温暖的木头香气。盆底已经磨得黑亮,依稀可看得出岁月留下的痕迹。这只木盆是很多年前外公为外婆买的。

外公外婆是传统的封建包办婚姻,奉从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。外婆在与外公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嫁了过去。婚后不久,外公在县城找了份工作,几年回不了一次家,那时交通极不方便,外公走的时候,外婆把她连夜赶制的棉袄包起来递给外公。家里很穷,布料钱是外婆替人编竹篮攒出来的,“快过冬了,县城厂子冷,你拿着棉袄,不要着凉了。”外婆说着说着眼泪就默默地流了出来。

我听外婆说起这些时,总单纯以为他们的爱情只是相敬如宾的将就。

直到那次下学回家,我看到一向严肃的外公,端着一个崭新的木盆,里面是外婆泡脚的中药水。外公已经八十岁了,背影佝偻,脚步却是沉稳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我的外公总是沉默寡言、不苟言笑的。可是这样严肃的外公退休以后却给外婆做了二十多年的营养三餐。而那每晚端着木盆给外婆泡脚的事儿,似乎已经成了习惯。那木盆我帮忙端过,沉甸甸的,像盛满了他们一生的爱。

阴雨霏霏的夏,外公经常腰痛到直不起来,外婆细心地为他擦药,后来我担心外公的腰伤,多问了几句,外婆抹着眼泪说:“寒冬腊月,我听说你外公要回家,冒着大雪去接他,车堵在雪地里晚了点,等得太久我便落了寒腿的毛病,至于你外公的腰,是他给我做泡腿的木盆时伤到的。”

外公倔强认真地为外婆做木盆的模样,在我脑海里浮现着。用那个年代极好的柏木,一刀一木,都倾注了浓情蜜意。我忽然发觉,原来爱是动词,需要的不只是几句甜言蜜语的我爱你。

外婆在老家的时候生了场大病,天下着瓢泼大雨,外公没有赶上客车,硬是从县城跑了几百里回了家,溅了一身泥泞。到家的時候外公全身湿透,见外婆高烧未退,便立刻坐在炉子旁煮药,一口一口地喂给外婆,外婆吐了一半的药,折腾了一宿,终是退了烧。

那个听说外婆生病了,冒着大雨跑几百里路回来见外婆的男人,是我的外公;那个退休后照顾外婆衣食起居,无微不至的男人,是我的外公;那个为了给外婆做木盆,导致腰肌劳损的男人,还是我的外公。

去年七夕,我买了一束玫瑰,小心翼翼地跟外公商量着把玫瑰送给外婆,他忽然笑了,“都这么大年纪了,哪能送花啊。”可是当外公把花递给外婆时,外婆开心得像个孩子,眉眼都是醉人的笑意。那一刻我似乎领悟了,这个世界,最美好的爱情,莫过于此。没有轰轰烈烈,没有海誓山盟,而那爱,平静淡然,在漫长的岁月里,始终如一。

外婆和外公的照片背面,是外公用笔不知道描了多少遍的字迹——“不负光阴,不负卿”。

时光冗长,岁月安稳,愿这一生有人与君共黄昏,有人问粥可温,不负光阴不负卿。

摘自:人民网 作者:胡顺芳

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

自北宋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流传开来,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形象影响深远。他称菊花为花中隐逸者,牡丹是花中富贵者,唯独将莲花视为花中君子,毫不掩饰对莲的喜爱之情。

莲花,又名芙蓉花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里用“芙蓉如面柳如眉”来形容爱情。在民间,年轻的女子更是将并蒂莲绣在荷包上,作为定情的信物去送给意中人,让莲的美丽、纯洁、高雅深入人心。

南宋杨万里的诗句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,则将初夏时节小荷的灵秀妩媚,自然鲜活表达得淋漓尽致,栩栩如生,后来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被广泛用来形容在某个领域初露头角的新人。

在三位诗人的作品中,周敦颐眼中的莲是谦谦君子;白居易笔下的芙蓉是

美人;杨万里笔下的荷则是娉婷少女。同样的莲花,在不同诗人眼里,是多么的千差万别,如同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。

诗人们眼中的莲,因为作者所处的朝代不同,阅历不同,心性和欣赏角度不同,在他们的作品中,不仅形态和品质差异明显,而且莲的象征和寓意,也呈现不同风采各有千秋。

在中国文学中,不计其数的文人墨客以莲为题材,赋诗填词赞颂莲的高洁和美丽,在绘画史上,有关莲的艺术精品更是林林总总,不胜枚举。唯有周敦颐先声夺人,让莲在国人眼中,成为洁身自好、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象征。

无独有偶的是,在西方的文学界,也有一个诗人有关莲花的诗句广为流传。他就是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,他有一句诗语:“灵魂绽放它自己,像一朵

千瓣的莲花。”与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可谓殊途同归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因释迦牟尼行走七步,步步生莲,佛祖的雕塑便常常是端坐莲花台。莲花也因此成为佛教的四大吉祥之花,莲花被描述为四瓣、八瓣、十六瓣、二十四瓣、三十二瓣、六十四瓣、百瓣、千瓣。

纪伯伦此句诗歌,更是将莲花的自然美,提升到人性的真善美,形象而生动,智慧贴切,将宗教象征和人性的多样化巧妙结合,表达得丝丝入扣、直达人心。

岁月如织,白驹过隙。进入网络时代,人来人往的网络过客川流不息。很长一段时期,我一直将这一句诗歌作为签名使用。若说网络是一面镜子,照出我们的灵魂一角。那么,曾在何时,又在何处,你的心莲悄然绽放,正随清风徐来。

摘自:新华网 作者:王文莉



爱是最好的药

姐夫与我说他最近总失眠,去医院开了一些药,但吃后依旧没什么明显效果。

我问姐夫这种状况持续多久了,最近是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。姐夫沉思一会儿,说也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,只是每天半夜一觉醒来后,就再也睡不着,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,感觉很痛苦。

“我会不会患上抑郁症?听说这个病现在很普遍,并且严重了会导致自杀。”姐夫担忧地问我。“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也许换个环境会好一点,要不你去你儿子那玩几天。”我向姐夫建议。外甥在武汉发展得不错,现在姐也去武汉帮外甥带孩子,仅姐夫一个人在农村家里。以前农忙时没听姐夫说失眠,现在正是农闲时,他有时间去孩子们那玩几天,就当去散散心。

姐夫听从了我的建议去了武汉。他说在武汉儿子家一躺下就睡着了,并且睡得很香。“还真可能是环境改变了的缘故。”可是姐夫从武汉回来后,没过几天又开始失眠。“我不能老在武汉生活吧?而且家里总也有些事要做的。”姐夫说的有道理,但身体也是大事。一个周末时,姐和外甥都回来看看他。

几天后,姐夫告诉我他现在睡得很好了。我说知道原因了吗?他知道了。他说你姐和外甥回来的当晚,他就睡得很香。他后来想明白了,其实睡不着还是因为心里有隐隐的担忧。

“那他们走了,你不是又睡不着了?”我问他。这是一个很现实问题。“不会了,我要是失眠,儿子就要回来,又耽误功夫,又花钱。自己的身体,只有自己多注意。现在有微信,每天给他们在微信群里聊下天,我也就感觉他们就在身边,睡觉自然就踏实了。”姐夫笑起了。

原来,爱就是治愈姐夫失眠症最好的药。

摘自《读者》
作者:龚本庭

水盆盛太阳

探望一位故交。未满六十,却突发脑溢血,躺到了床上。他曾开一家理发店,一次偶然进店,相谈甚欢,更因其精湛用心的技艺,而成了我的“私人理发师”。后因事将店交于儿子打理,可他家理发店一直是我的“定点”,想来已近二十年。

见我,他分外高兴,睁大双眼,探身相迎,挤出的笑容让人心酸。床上的他,没了当年的精神饱满、谈笑风生,语言含混不清。有一句,我甚是不解。照料在侧的老伴,却明白他的意思:屋里暗,端盆水。

一盆清水端来,朝着太阳照进的方向,斜靠在门边;调整角度,一时,太阳从天上移到盆里,又将光亮投到屋里,一晃一闪的。稍后,用手轻轻撩些水出来,洒到水泥地面上。瞬间,屋里不仅凉爽了些许,地上又生出多个小太阳,齐放光芒,顿时屋里亮堂起来。他也释然地躺好。

他老伴不好意思地笑说:“我俩住在这老屋多年了,习惯了,就是暗。每有人来,他都会让我这样做,说不能让客人觉得咱的日子暗了。没有人来,他也让我这样做,靠在床头读一会儿书,困了就睡,醒了接着读。哪天没了太阳,他明显就焦躁些,像个孩子。等调养些时日,会带他出门晒太阳,争取能拄着拐杖行走,更期待哪天扔了拐杖。”

说这些时,他一直含糊地附和着,我也应和着。看得出,他对屋外的太阳有着太多的渴望。这些年,理发之

余,他一直有个梦想,曾不止一次在理发时间同我谈起:他一直想当特型演员,也曾寄照片给过几家电影厂,却未能入选。我笑着对他说:“等你恢复健康了,再努力你的演员梦,说不定哪天就有剧组找上门来呢。”

我笑,他老伴也笑,他也笑。太阳移动,正好将阳光洒在他的脸上,亮亮的。

出得门来,我甚是感动和怀念。感动的是,他和他老伴这种阳光温馨的生存状态,一盆清水,请太阳进屋,将生活照亮。怀念的是,小时候,我也曾在门口端盆清水,看太阳照在墙上,白白亮亮、闪闪烁烁;或拿片小镜子,看折射在白墙上的小彩虹,饶有兴致地数着“红橙黄绿蓝靛紫”七色光。那时候,日子虽苦,却满是快乐。

人总有不遂意愿、身处窘境的时候,以何种心态与状态去面对,过程与结果会大有不同。骨子里有文艺气质的老顾,在一片争议中,毅然辞去“大有前途”的职位,坚守自己喜欢的文化事业,虽无功名,却乐过此生。家境不算好的同事小王,将出租屋用绿植、鲜花装扮得温馨舒适、诗意盎然,用他的话说:房子是租来的,可生活是自己的呀。

太阳,高高在天,普照万众;可一盆清水,即可将太阳移至身边,享受光和暖。就算哪天太阳不在,只要心中有太阳,同样可以照亮自己,照亮他人。

摘自《劳动午报》
作者:张金剛